

从东京到纽约

[美国] 卢 迈 著



TOKYO TO NEW YORK



从东京到纽约

[美国] 卢 迈 著

花城出版社



从东京到纽约

〔美国〕卢迈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78,000字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60-2834-2

I·2418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在日本家中

目 录

陌生世界 (1986—1992 日本·东京)

1 致世界流浪汉·····	3
2 寄自东京的第一封信·····	4
3 东京街头·····	8
4 铃木康雄和他的父亲·····	12
5 内山书店·····	17
6 斯文会与石川忠久先生·····	20
7 增田学院的日语课·····	26
8 斋藤昭子的娘家·····	31
9 唐人馆之夜·····	36
10 横滨中华街的春节·····	41
11 新年, 禅钟与太阳·····	47
12 异国的月亮·····	52
13 SU 餐馆的规则·····	55
14 我的邻居·····	61
15 西田教授和我们的仙台之旅·····	67
16 天皇的丧礼及其它·····	73
17 东京动物的命运·····	78
18 元禄寿司店·····	83
19 富士高原的人们·····	87

20	原始生命体验	93
21	沉沦	101
22	古道孤旅	109
23	飞越阿尔卑斯	118
24	《陌生世界》后记	126

人到自由时 (1993—1998 美国)

	序	131
25	移民日记	132
	洛杉矶	132
	看病	134
	好莱坞的恶作剧	135
	刚到纽约	136
	找房子	137
	遇劫	140
	纽约的广告	142
	老板的狗们	146
	大西洋杂感	148
26	ABC、“化骨龙”、土子与竹升	152
27	风水祭	157
28	纽约街头音乐家	163
29	乞儿的技巧	169
30	同性恋者“尊严大游行”	175
31	富豪代号 90210	182
32	对面楼的老太婆	187

33	我的艺术大学·····	196
	大学·····	196
	入学考试·····	199
	美国人怎样画花·····	202
	色彩分析课·····	203
	格子布设计课·····	205
	油画和人体素描·····	206
	体育课·····	208

英国行 (1996 伦敦、北爱尔兰)

34	空寂的国际机场·····	213
35	保罗的家·····	216
36	北爱尔兰的小城镇·····	222
37	古堡与地理奇观·····	227
38	福尔摩斯的房子·····	231

故乡旧事 (1983—1986 广州)

39	肖像·····	237
40	广州新路诗社的回忆·····	249

■从东京到纽约(1986—1992 日本·东京)

陌生世界



本稿游

致世界流浪汉

这片土地很狭窄，我们都不能住得太久。为寻找上帝所说的迦南我们路过这儿。我们从黄河流域而来，从古城帝都而来，越过一个日本海，我与我的亲朋已相隔了一个世纪。

我们得到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我们又失去一些我们原有的东西，我们用脚印的虚线，在地球上画一个圆，我们的起点，就是我们的终点，那就是我们的故乡……

作者的话

寄自东京的第一封信

新路诗社诸君如面：

坐在榻榻米上，听窗外风声雨声，东京的秋天已经来临，竟来得那么早。去国怀乡，这秋风秋雨更添一番愁绪。

这里的天也亮得早，凌晨四点开始天亮，到五时多，天已大白。扶桑被称为日出之处，这是真正的东方。然而日本人并非“日出而作”，上午十时商店才开门，事务所才开始办公。而工作一直做到晚上，除了午餐没有午休，下午和晚上是紧张的工作时间。

来东京的头两天，我住在学校女生宿舍，学校旁边是一条铁路，叫总武线，是横穿东京的一条主要干线，轰隆的车声，还有悬在四壁的涂上七彩的狰狞的日本神祇；从天花板中倒悬的张开的红纸伞；蒙了积尘的腥红的地毯以及久无人住的摇晃的碌架床，使我连续两天不能入睡。

第三天找到了房子，租金昂贵，但环境幽雅，面积约九平方米，两边是落地拉窗，一边是小厨房，正对一个公园。窗外的铁栏供人栽种花草。我住的是头房，中间房空着，尾房住了一个日本女人，楼下也是日本人，两夫妇和三个孩子。这些邻居极少露面，大家互不干扰。偶尔碰面，也很冷淡。

寄自东京的第一封信

日本人要保持安静是因为他们的房子是木造的，窄小而不隔音，说话与响动都会互相影响，于是安静便成日本人的习惯。他们低声说话，电视机扭到最小的声音，窗外根本听不见。入屋脱鞋，走在楼板上几乎没有声音。住这种房子，如果要听音乐，只能用耳机。

然后后面的一座小楼，却被四个中国学生租用了，他们搬来已有一个多月而旧习不改，来找他们的人，在楼下大声呼喊名字，他们也大声地呼应。四周似乎响起回音。于是对面的小洋房的窗子忽然呼拉地关上，然后门拉开一半，伸出半个头来，脸上做些不满的表情，但没有骂，这就是他们的抗议。于是我去告诉我的同胞，说这儿不是“广阔天地”，于是他们才觉悟过来。从此大家入乡随俗，变成几只蹑手蹑脚的猫。

日本人也不喜欢串门，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而中国学生也因为上课和工作时间不同而渐渐减少了来往。目前我因未曾开学，又没有工作，待在房间，清静得很，也可以说孤单得很。现代生活缺乏诗意缺乏感情，大家都为数字而奔忙，电脑数字、符号，代表了一个人，存折插入电脑入口，展示的数字代表了你的能力，而所谓的自我、个性都似乎要消失。

然而我的学校却有浓厚的艺术色彩，那是一所综合学校，除了专供外籍人学习的日语语专科之外，还有时装设计、工艺美术、烹调、茶道、花道等专科。校园不大，但花木丛生，教学楼外的高墙上挂着一架红色的大风车，很有点古风，校长增田孝子是位美丽的日本女人，她浓妆艳抹，穿着自己设计的服饰，见到我们便微笑着，一边鞠躬一边柔声地向我们问好，“哦哈哟——”像是从舞台走出的演员。你无法猜出她的年龄，

● 陌生世界

据说她已经七十多岁了。教务长八木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头发胡子刮得光光，圆圆的大脑袋在树丛中晃来晃去，忙于校务，他经常被新来的留学生包围，要他帮忙找工作，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没钱了！”八木便无可奈何地笑笑，搔搔脑袋，到校务处挂电话，帮我们联系工作。

其实，街上经常出示招工广告牌，还有每日出版的招工情报，但因为日语不熟，不敢贸然前去，便依赖着学校的帮忙。我们大家心里都感激八木先生，然而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学校为了保证亚洲的学生能按期缴交学费，所以才介绍工作，这也有道理。

一个星期后八木先生通知我们在校务处集中。有两位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坐在花廊中的白铁椅上，我们挨着名字去见面，说是“见工”。问的是：你从哪儿来，你叫什么名字，然后用日语从一数到十，比考幼儿园还简单。工作是到银座的一间西餐馆擦刀叉，一小时工资五百五日元。我们都觉得这工资好像少了一些。八木先生解释说是因为我们的日语还不成的原因，我们想想也有理。再把五百五日元折算成人民币，就觉得我们的工资将会比广州市市长还高，于是心里又感激八木先生。两个客人腰间夹着我们这些廉价劳动力的表格，在铁门外与八木鞠了六七次九十度的鞠躬。

我们的生活开始安定了，有了房子和工作，便可以安心下来读书。在学校和住所之间只需走七分钟的路，中间就有三间大小不同的超级商场。此外还有电器店、时装店、鱼店、零食店、书店、文具店，还有赌博的电子游戏机，路边有自动贩卖机，卖的是烟和饮料，生活十分方便。

日本的治安似乎很好，楼下的门从来不开，自行车摩托车

寄自东京的第一封信

夜里放在屋外没有被偷去，入屋脱鞋，鞋放在屋外不会失掉。我的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两页齐腰高的铁栅，深夜也不关，因为有些住校寮的学生夜里才归来。学校里有很多设备如钢琴、艺术品、高级陶瓷及时装等都没听说发生过失窃事件。这也许是由于物质文明带来的精神文明吧。

然而留学生则步步为营，出入锁门，保持着原来的习惯。由此我又想起住过两天的香港，平民住宅区家家户户安装铁闸，有钱人家则设闭路电视，随时提防有人打劫。三个地方对比，可谓各有千秋。

……夜深了，淅淅雨声中翻着带来的《羊城晚报》，读着大家给我的送行诗，心情很复杂。

下车伊始，略知点滴，先写到这里。

遥祝

诗运长久！

1986年9月2日于东京

东 京 街 头

东京街头，人们步履匆匆。早上七时到十时，是第一个交通的高峰。人群从五分钟一班的电气列车里拥出来，其间夹杂着各色人种。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到日本经商、留学或旅游。街上，穿和服的女子并不多，女人们都化了淡妆。穿着设计新颖的现代服装，流行着碳黑色。男人们则是西装革履，提着大提包，干净整齐。学生一律穿黑色制服。大家冒着初冬的寒风，精神抖擞，开始了一天的活动。

马路上，六排汽车在一起奔驰，车后并没有冒烟，排气受着严格的控制，因而空气较干净。电脑指挥的红绿灯定时交替变换，于是人和车便轮流驻足于斑马线前，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的时间看书看报。

书报摊上每天出版厚达六百多页的《就职情报》很快就售完，不少人从这本情报中寻找到合适的工作。星罗棋布的电话忙起来，人们通过电话进行各种的交易与交往。电话局的推销员骑着单车，在行人道上行驶^①，转入住宅区后，便耐心地挨家叩门，然后低声下气地动员新住户安装电话。

① 东京的自行车不能驶出大马路，只在横街及行人道上慢慢行驶。

银座的阪急百货大楼的通道前，女学生捧着贴有非洲难民图片的纸盒，向行人要求募捐；住宅公司的职员告诉人们什么地方有新建的公寓，请求你去赁用。几个澳大利亚白种人用流利的日语向行人兜售袋鼠，他们持着小册子走来走去，积极争取买主；基督徒向人们散发通知，希望你去参加某日教堂里的活动；艺术家站在路旁，向行人鞠躬，把印有他的代表作的画片送给你，请你去观看他的画展……然而人们总是无暇以顾，说声“对不起”、“请原谅”便匆匆而过了。

耸立于西银座十字路口的索尼（SONY）公司巨大的玻璃橱窗内，有一座蓝色的现代金属雕塑——一个不锈钢的圆球在一个金属圈内，作内切的运动，各自又以不同的轨迹旋转。铮亮的不锈钢球面上，映出了附近的高楼、行人和车辆，因此球面上的色彩不断地变幻。这两个不断运动的圆，向人们暗示着某种规律和哲理。在这座雕塑旁边，是一个露天的舞台，那里是纵、横、斜向的斑马线的集中点，是一片最佳的宣传阵地。舞台常常更换它的节目：各种名堂的募捐，交通、绿化宣传，香烟录像广告，商品推销等等。常有歌星在演唱，也是为某种募捐和宣传而义演。寒风中，伫立着穿超短裙的小姑娘，捧着新产品，请行人试用品尝。

到了中午，各个餐馆，料理店便忙得不可开交。快餐、面食、三明治、热狗散发着各种香味。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没有午休，人们放下碗筷，又立即投入工作。

下午四时左右，天色便暗下来，东京的夜是漫长的。霓虹亮起，彩光闪烁，千奇百怪。上下行走的、左右行走的、旋转的光带在夜空流曳，各种商标、符号、标记以现代图案展示，色彩变幻。大厦各层的灯火争辉，把马路照得通亮。“新中国

料理阿房宫”的黄灯，与“朝日新闻”的蓝光隔着马路对比呼应……东京的霓虹，是光和色的美术展览。

餐厅的座位逐渐的满了。

到处是“大减价”的叫卖声。店员们站在商店门口排成一行，向行人鞠躬，请你进入店内参观。大大小小的银行已关门。铁闸前，各种小档开始摆设起来。有卖花的、卖玩具的、卖糯米煎饼的……卖中国拉面的小车子，蓝色的，带日本图案的小帘子低垂着，透出淡淡的黄光。顾客把头伸入帘内，站着便吃起来。

娱乐场所人头攒拥。电子游戏名目繁多，而那些叫“PACHINKO”的店，灯光尤其的亮，里面有几十部以至几百部的“老虎机”，那是赌博的场所，诱惑着不同年龄的赌客。

年轻的占卜家们在路旁摆一张小方桌，放一盏白纸灯，映着“运命鉴定”四个字，桌子围着白布，写着“神秘的、科学的观相”。下面一行小字：“万国运命指导会”。显然，他们是有一个研究的团体。占卜家们多是年青女子，她们披着披肩，在寒风中正襟危坐，表情很严肃，西五番街口那座电脑手相诊断机，老在播放着两句电子音乐。电脑手相诊断是男右女左，手放在玻璃板上，荧光屏展示了你的手纹。右边的出口，十几秒钟之后，便打出了一张纸，上面关于你的思想性格、事业金钱、恋爱婚姻、健康状况都写得很详尽，很有神秘感。虽在充满物质的世界，人，远远地还未能完全地认识自己。

夜深了，野村证券交易所的大型摄影“长城红叶”的红光，还在映照着那些不散的情侣……

然而夜似乎没有静，一切还保持着惯性。四周隐藏着一种长期储存的、物质的能。地，也在微微的震动。一切都在运动